

男孩 Boyhood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

「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
Scenes from Provincial Life

〔南非〕 J.M.库切 著

文敏 译

[南非] J.M. 库切 著

文敏 译

男孩 Boyhood

BOYHOOD by J.M.COETZEE

Copyright © 1997 by J.M.Coetz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4-4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孩 / [南非] J.M.库切著; 文敏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339-4703-3

I. ①男… II. ①J… ②文… III. ①自传体小说-南非共和国-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1319号

男孩

作者: [南非] J.M.库切

译者: 文敏

责任编辑: 颜颖颖 童潇骁

装帧设计: 杨林青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字数: 140千字

印张: 7.625

插页: 4

书号: ISBN 978-7-5339-4703-3

定价: 32.00元(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 中译本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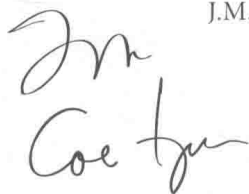
“外省生活场景”是我给《男孩》《青春》和《夏日》组成的三部曲所取的总标题。这一三部曲的诞生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模式的影响。

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97年，当时有两个稍有差异的版本：一个是全球版，另一个面向南非市场，在后一个版本里，隐去了某些人名并删节了若干段落。在南非发行的版本之所以作了删削，并非碍于检查制度，而是避免对某些人的冒犯。

《青春》出版于2002年，《夏日》出版于2009年。

“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大致勾勒出我本人三十五岁前的生活轮廓。许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就这点而言，我并未遵循某种特定的套路。作为作者，我很乐意读者能将它们当作虚构作品来阅读。

J.M.库切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Jm Coetzee".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the first name "Jm" on the top line and the last name "Coetzee" on the bottom line.

维拉和她的两个儿子，约翰（左）和大卫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5
第六章	59
第七章	73
第八章	79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9
第十一章	107
第十二章	138
第十三章	150
第十四章	155
第十五章	168
第十六章	178
第十七章	197
第十八章	206
第十九章	221
译后记	227

第一章

他们生活在伍斯特^①城外的住宅区，那地方夹在铁路线和公路之间。住宅区的街道都是用树来命名的，其实那儿一棵树也没有。他们家的住址是杨树大街十二号。此地所有的房子都一色儿新。房子坐落在一片寸草不生的开阔的红土带上，整个地方被铁丝栅栏隔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各家后院都隔出了一个小屋和一个厕所。虽说这家没有仆人，可他们还是把那小屋称作“仆人房”，那厕所就叫“仆人的厕所”。

仆人房做了储物间，他们尽往里边塞一些废报纸、空瓶子什么的，还有破椅子和旧的椰壳纤维坐垫。院子低洼处，他们搭了一个饲养家禽的窝棚，里边养了三只母鸡，指望它们下蛋。可是鸡们却不怎么兴旺。雨水很难从黏土地里渗流开去，院子里的洼地上便积了水。鸡窝里捂出一股沼气般的恶臭。那几只母鸡的爪子都肿起来了，肿得像大象的皮一样，饱受折磨的母鸡不肯下蛋了。他的母亲向住在斯泰伦博斯^②的自己的妹妹求教，妹妹说只要把鸡舌头底下的角质硬鞘剪断，母鸡就又会下蛋了。于是，母亲把母鸡一只一只地

夹在两膝之间，捏住下颌逼它们张嘴，用削皮刀的尖刃拨弄着鸡舌头。母鸡躲闪着挣扎着，眼珠子都暴凸出来了。他吓了一跳，转身躲到一边去。他想起母亲捞起炖煮的牛肉啪地甩到厨房案板上，麻利地切成一块块；他想起她满是血污的手指。

离这儿最近的店铺也在一英里开外，一路上全是光秃秃的桉树。他母亲陷在匣子般的房子里，除了收拾房间，成天无事可做。风每时每刻都在刮，赭红的黏土灰从门缝下旋进来，从窗缝里渗进来，从屋檐底下漏进来，从天花板的接缝中钻进来。一天的风暴刮过之后，迎风的墙面上便积起一英寸厚的灰尘。

家里买了个吸尘器。母亲每天一早就拖着吸尘器逐个房间地清扫，把灰尘吸进那个器声隆隆的大肚子玩意儿里边，那上面有一个喜眉笑眼的红衣小精灵在跨越什么障碍物。小精灵干吗是这形象？

他玩着吸尘器，撕着纸片，看着一张张纸条像风中的树叶似的被胶管里的风吸得飞舞起来。他把管子对准一堆蚂蚁，

1. 伍斯特 (Worcester)，南非开普省的一个城镇，在开普敦东面。——译注（本书注释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逐一标注）

2. 斯泰伦博斯 (Stellenbosch)，南非开普省的一个城镇，位于伊斯特河谷，是荷兰裔南非人集中居住的市镇。

把它们吸进去弄死。

伍斯特蚂蚁、苍蝇成灾，跳蚤也多。伍斯特距离开普敦只有九十英里，但这儿什么都很糟糕。他短袜上方的皮肉给跳蚤咬了一圈，挠得尽是疤痕。有几个晚上，他都痒得睡不着觉。他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搬离开普敦。

他母亲也焦躁不安。我希望能有一匹马，她说。那我至少可以在草原上驰骋一番了。一匹马！他父亲说：你想当戈黛娃夫人^①？

她没有去买马，而是出人意料地买了辆自行车，一辆黑色的女式二手车。那车又大又沉，当他想试着在院子里玩一下时，却根本够不到脚踏板。

她不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也许她也不知道怎么骑马。她买这自行车时还以为骑自行车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儿。现在，才发现没有人可以教她。

他的父亲实在忍俊不禁。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他说。他母亲仍是一副义无反顾的架势。我不想做这屋子里的囚徒，她说，我要自由。

一开始，他为母亲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而兴高采烈。他甚至想象着他们三人骑着自行车徜徉在杨树大街上的情景：她、他，还有他的弟弟。可是这会儿，当听着父亲的嘲笑时（母亲则以沉默相对），他开始动摇了。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该不是父亲说对了吧？如果他母亲找不到一个愿意教她的人，

如果聚会公园别的家庭主妇都没有自行车，那也许女人是不该骑车的了。

母亲独自待在后院学骑车。她两条腿撑在自行车两边，自行车向鸡窝滚去，前轮抵在那上边停住了。由于车身没有横档，她没有摔倒，只是拽着自行车把手踉踉跄跄地朝前冲出几步。

他不再向着她了。那天晚上，他和父亲一起嘲笑她。他深知这是一种背叛。这一来，他母亲完全孤立了。

但她还是要学车，跌跌撞撞、一歪一斜地踩着踏板。

一天早上，当他上学去的时候，她骑往伍斯特作了一次冒险之旅。他只是瞥了一眼她骑行的身影。她穿一件白上衣，一条深色裙子。她顺着杨树大街朝房子这边骑来。她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着。她看上去挺年轻的，像个女孩子，年轻，精神，还有那么一点诡秘。

他父亲每次看见倚在墙边的那辆笨重的黑色自行车，就要嘲笑几句。他说伍斯特的居民们瞧见一个女人费劲地骑着自行车经过那儿都得停下来，一愣一愣地张大了嘴巴。掉下

1. 戈黛娃夫人 (Lady Godiva, 约1040—1080), 盎格鲁-撒克逊贵妇, 她的丈夫是利奥弗里克伯爵。由于被她无休止地请求减免考文垂的重税所激怒, 宣称只要她裸体骑马通过闹市就准其所请。于是她便裸体骑马穿过考文垂街市, 由此而闻名于世。

了！掉下来！他们会冲她叫喊，讥讽她：推呀！这些玩笑并不有趣，但是说过之后他和父亲总会大笑起来。至于母亲，却从不回嘴，她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天分。“你们喜欢要笑，就笑去吧。”她说。

过后有一天，没有一句解释的话，她不再骑自行车了。不久，自行车消失了。没有说一个字，但他知道她已败下阵来，重新缩回窝里了，他知道这事情上自己也有错儿。我总有一天要补偿她，他对自己下了保证。

母亲骑自行车的形象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记忆。她踩着踏板驶上杨树大街，从自身逃离开去，逃向她自己的欲望。他不愿她走。他不愿她有自已的欲望。他要她一直待在屋里，当他回家时，她在家等着他。他并不总是和父亲结帮反对母亲：其实他还喜欢和她结成一伙抗拒父亲。可是这一次，他站在了男人一边。

第二章

他没有什么能和母亲共享的东西。他的学校生活对她来说完全是神秘的。他打定主意，不让她知道学校里的任何事情，当然他的季度成绩单必须无可挑剔。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达教室。他的学校表现总是“非常出色”，他的学业“非常优秀”。只要成绩报告单完美无瑕，她就没有权利来追三问四。这是他在心里定下的规矩。

学校里男孩总是要受罚的。几乎天天如此。男孩们被喝令弯下腰去，手要碰到自己的脚指头，然后还要挨教鞭。

他所在的三年级有一个名叫罗伯·哈特的同学，总是招致老师的鞭笞。三年级的老师是乌舒森小姐，一个情绪易怒的女人，长着棕红色的头发。他父母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她叫玛丽亚·乌舒森：她参加剧社的演出，从没结过婚。显然在学校以外她另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是他不能想象的。他不能想象任何一个教师会有什么学校以外的生活。

乌舒森小姐大光其火，把罗伯·哈特叫出来，命令他弯下腰，横抽他的屁股。教鞭一下一下抽得很快，几乎没时间

抡圆了抽。乌舒森小姐惩罚完了，罗伯·哈特涨红了脸，但他没哭；事实上，他脸涨得通红只是弯腰所致。而乌舒森小姐胸脯不停起伏，看样子她的眼泪马上就要涌出来了——还有汹涌而至的别的情绪。

一通狂烈的情绪发作过后，整个班级都悄然无声，直到下课铃响。

乌舒森小姐从未成功地迫使罗伯·哈特哭出来，也许这就是她勃然大怒的原因，所以把他揍得那么厉害，她揍他要比揍别人更凶。罗伯·哈特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几乎比他要大两岁（他是年龄最小的）；他隐隐觉出，罗伯·哈特和乌舒森小姐之间总有一些他无法猜详的事儿。

罗伯·哈特个头挺高，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帅劲儿。虽说人不怎么聪明，甚至还不及一般水准，但罗伯·哈特对他很有吸引力。罗伯·哈特是他尚未得其门而入的世界的一部分：一个性与暴扁的世界。

至于他自己，他可没有让乌舒森小姐或别人痛扁的念头。光是想想这个念头就叫他羞愧难当。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落到那个地步。在这方面他不合常情，他知道这一点。他来自一个不合常情也不守规矩的家庭，不仅孩子不挨揍，大人们也不以姓氏相称，没人上教堂，每天出门还穿着鞋子。

学校里的每一个老师，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有一根教鞭，而且都有权力使用那玩意儿。每根教鞭都有个性、有

特点，男孩们都知道的，而且不停地谈论着这种事情。男孩子们以鉴定家的眼光——列举那些教鞭的特点和他们挨揍时吃痛的分量，比较着教师们挥动教鞭时胳膊和手腕的技巧。没人提起被喊出去弯腰哈背，脊梁上挨抽的羞耻。

因为自己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没法在这种谈话中插嘴。但他知道皮肉之苦不是自己最要命的心结。如果别的男孩受得了，他也能受得了，他的意志力可比别人强多了。没法忍受的是那种羞耻。他怕的是羞耻，这可是最令他胆怯的，要是轮到他被叫出来，他会紧紧攀住课桌不放。这会招来极大的羞辱：这会使他崩溃，也会招致其他男孩来跟他挑衅。如果有朝一日轮到他被拎出来暴扁，受了奇耻大辱的他就再也不会回到学校里了；最后走投无路就只能自杀。

所以这个问题可严重了。这就是他在班里从来不出声的原因。也正由于这一点，他从来都把自己弄得干净整洁，家庭作业从来都完成得很好，也总是知道课堂提问的答案。他怕的不是出错。怕的是一旦出错，就可能被扁；不管是被扁或是竭力挣扎着逃过一劫，其结果都一样，他都得死。

但事情怪就怪在这儿，只有挨上一顿暴扁才能打破他一直担心被打的恐惧。他很明白这一点：这事情就是这样，如果自己还没来得及拿起石块反抗就被痛打过了，如果真是如愿以偿地被痛扁一顿，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男孩，就能轻松地加入关于教师和教鞭的讨论了，